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呂紹嘉喜歡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音樂中「蓄勢待發」的感覺
▼呂紹嘉與鋼琴家漢穆林和香港管弦樂團在排練中 本報攝



古典樂的希望 在亞洲

呂紹嘉：台灣觀眾好可愛

台灣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呂紹嘉覺得，器樂要從小開始學，要在十幾歲時將技巧一項項打磨好。指揮則不必，「先從別處經歷過，領略反而更深，也更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學指揮不嫌晚。」他說。

在台大時，呂紹嘉主修心理學。畢業後輾轉赴歐，先拿到維也納音樂學院學位，又去到德國——在他眼中劇院最多且培養出最多指揮的國家定居。從柏林到法蘭克福，又從漢堡到斯圖加特，直到二〇〇一年進入漢諾威國家歌劇院，呂紹嘉成為該歌劇院有史以來首位非德裔音樂總監。

從心理學繞回古典樂

呂紹嘉說，這一切得來都因為他父親。若沒有父親當年買回家的施坦威鋼琴和一疊唱片，他不會小小年紀便接觸德奧交響曲，不會練貝多芬或舒伯特的鋼琴奏鳴曲，不會從心理學的大部頭著作邊繞一圈，又繞回古典音樂的世界。

「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作品，就像我們的水和麵包，」呂紹嘉說：「那些語法和句式，對我來說是最自然的表達。」

不過，呂紹嘉最喜歡的，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音樂，是馬勒，是李察·史特勞斯和德布西。「我喜歡那種蓄勢待發。」他說。

那是蓄勢待發的年代，那是美學解放的年代。舊的漸腐爛，一切有待重建。從華格納起，音樂中開始滲入愈演愈烈的黑暗，滲入吶喊和宣泄，至馬勒，至史特拉汶斯基，「醜態為何已難界定」。

呂紹嘉說，古典時期的美是均衡，「不會有太吵的東西」，可到拉威爾和魯道斯拉夫斯基這裡，到表現派音樂萌芽並生長時，古典音樂有了新圖景。

「音樂只有好與壞」

拉威爾的《圓舞曲》中固然有維也納宮廷舞會衣袂翩然，也有定音鼓和巴松管啓出暗啞的序和長笛穿插的緊張不安的長句；波蘭人魯道斯拉夫斯基



▲ Carlos Kleiber 是呂紹嘉的偶像

寫《樂隊協奏曲》，跟在幽緩大提琴旋律之後的，是悍猛攝人的銅管樂段。

就那麼不管不顧的，任全體樂器盡力轟響。呂紹嘉上周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這兩首曲目，有意誇大強弱對照。他將《圓舞曲》中弦樂齊奏劃出大起大落的弧，像預示着「某種即將到來的災難」。

災難性也好，怪也好，少人理解也好，呂紹嘉都能接受。「我不大願意將音樂分成現代和傳統，」他說：「音樂就只有好與壞」。

所以，呂紹嘉在漢諾威歌劇院的五年，在《茶花女》和《卡門》等常演戲碼中穿插德布西的《佩麗亞與梅麗桑》，一齣在德國尤其是北德地區少人欣賞的旋律感不強的法國歌劇。

所以，他將荀伯格和貝爾格以及魏本的無調音樂搬上台。

所以，他從二〇一〇年接手台灣交響樂團音樂總監以來，每年都「刻意」安排某些精彩但少人知的作品，比如梅湘和史特拉汶斯基。

今年，呂紹嘉計劃演出史特拉汶斯基所有重要的芭蕾舞作品，包括《火鳥》和《春之祭》。而且，不演組曲，演完整版。

「我想要一種 original (原初) 的感覺。」他說。就像他指揮歌劇，堅持原文演出翻譯不翻。

呂紹嘉的堅持，在原文演出歌劇上，也在定期舉辦音樂講座上。台灣樂評人焦元溥常在 Facebook 上喊大家去「聽呂老師講課」，「課」的內容，是梅湘的協奏曲，是馬勒，或普契尼較少演出的歌劇《修女安傑麗卡》。

呂紹嘉直說台灣的觀眾「好可愛」，聽講座也不忘帶上紙和筆。而且，這些可愛觀眾接受小眾音樂的程度，比他想像中好多了。

無為背後「有故事」

「歐洲觀眾欣賞古典音樂富有傳統，有時反而顯得沒有彈性；在台灣，聽古典音樂的多是年輕人，他們的心態開放，不管你是莫扎特或貝多芬，還是梅湘或荀伯格。」

去年，台灣交響樂團總指揮李察·史特勞斯的歌劇《艾萊克特拉》，劇情恐怖甚至不見容於道德倫常，難演。本以為票房慘淡，卻遇上全院滿座。演出後觀眾鼓掌叫好不停，把呂紹嘉感動了。

在歐洲見慣花白頭髮的古典樂迷，回台後竟在音樂廳裡撞見那麼多年輕熱情的面孔，呂紹嘉覺得，古典音樂的希望，在亞洲。

旅歐多年的呂紹嘉，肯捨下德國的指揮工作回台，一來因為觀眾，二來因為此前多次返鄉客席指揮，與一眾樂手積攢下的感情。信任和默契在積累，到某個時候，他覺得，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回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他不喜歡強求。

他想要的是指揮在台上全然自由。就像他的偶像小克萊伯，排練時極細節，巨細無遺，演出時卻從不多言，樂章行進至最美處，他在台上，低頭沉思，竟一動不動。

是無為。但這無為的背後，「有故事」。

本報記者 李夢



▲呂紹嘉說，學指揮不嫌晚 本報攝



▲台灣交響樂團與呂紹嘉

比賽只是一個開頭

呂紹嘉不喜歡比賽，一點都不喜歡。「怎樣在如此短的時間裡看出一個人好還是不好，很難。」

但他剛去歐洲求學那會兒，一口氣參加了三個指揮比賽，而且都得了第一，因為他覺得，學音樂的亞洲學生去歐洲發展，「要有一個開頭」。

開這個頭，讓別人認識你，只有參加比賽。「這是一個捷徑。」呂紹嘉說。

先是一九八八年的法國貝桑松，然後意大利特倫托，最後去荷蘭阿姆斯特丹。呂紹嘉現在回想起來，直說自己幸運。因了這三個冠軍，年紀輕輕的他開始有機會指揮歐洲樂團演出了。

「比賽這東西很奇怪，」他說：「有時你即使得第二名都沒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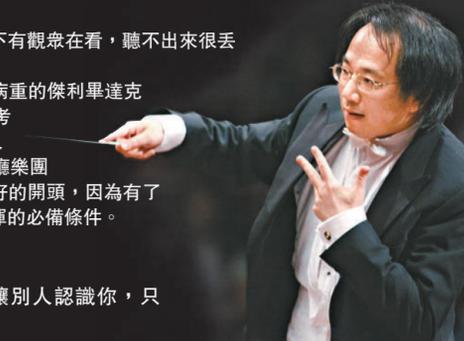
呂紹嘉清楚記得二十多年前參加貝桑松指揮比賽時的

曲目，也清楚記得複賽時的讀譜糾錯環節，他「被迫」用十分鐘時間排練《鵝媽媽組曲》選段，然後找出樂團分譜中所有錯音的情形。

「那十分鐘很緊張，台下有觀眾在看，聽不出來很丟臉。」他說完一笑。

後來，他即便臨時頂替病重的傑利畢達克指揮慕尼黑愛樂樂團，或報考漢諾威歌劇院音樂總監，又或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樂團時，都不緊張了。因為有了好的開頭，因為有了經驗——在他看來一個好指揮的必備條件。

►呂紹嘉坦言：要讓別人認識你，只有參加比賽



▲王佩瑜能兼演余派及馬派劇目，去年獲中國戲劇梅花獎 本報攝

王佩瑜深圳獻演《趙氏孤兒》

【本報訊】記者黃仰鵬深圳報導：台上是正襟危坐、端莊儒雅的女老生，台下是帥氣、板寸、襯衣、牛仔褲、板鞋的時尚潮人……著名京劇演員、余派坤生王佩瑜由本月中起在內地六個城市展開「戲裡戲外·瑜音繞樑」全國巡演，其中深圳站安排於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接連兩天在深圳大劇院舉行，王佩瑜將分別為觀眾獻上「墨本丹青版」《趙氏孤兒》以及京劇與結他手鼓跨界音樂合作的「京劇清音會」。

京劇界「另類偶像」

王佩瑜是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建國後專業戲校培養的第一位京劇女老生，余（叔岩）派第四代傳人，被譽為京劇舞台上新銳的演繹者。王佩瑜在藝術上執著於繼承傳統，潛心學習骨子老戲，唱念做表皆深具古風，少年出道時，就因扮相俊秀儒雅，演唱古樸雋永，得到譚元壽、梅葆玖等前輩京劇名家賞識。其演唱風格恬淡雍容，書卷氣濃厚，曾獲得戲劇「白玉蘭」主角獎，去年更憑藉其親自製作的「墨本丹青版」《趙氏孤兒》中的程嬰一角，獲得第二十五屆中國戲劇梅花獎。除此之外，王佩瑜曾為電影《梅蘭芳》中章子怡飾演的孟小冬一角配唱。

在今日京劇界，王佩瑜也是受到年輕粉絲青睞的一位，被當作「另類青春偶像」。她以各種創新



▲京劇演員、余派坤生王佩瑜 本報攝

方式與年輕戲迷溝通，被不少「八十後」、「九十後」年輕觀眾親切地稱為「瑜老闆」，媒體稱她為「京劇界的李宇春」。她在網絡上通過微博、博客等方式與粉絲互動，聽取他們對京劇傳承和創新的建議；由她主講的京劇明星公開課，去年走進了清華、北大等高等學府，傳播和普及京劇。

此次王佩瑜的「戲裡戲外·瑜音繞樑」巡演從本月十五日起在上海、北京、武漢、成都、深圳和蘇州等六個城市巡迴演出。

此次王佩瑜全國巡演包括兩部分：全本大戲「墨本丹青版」《趙氏孤兒》和襯衣式演唱會「瑜音繞樑」京劇清音會。「墨本丹青版」指依照「墨殼老本」版本，同時以馬連良一九六〇年劇本整理改編為基礎，刪減冗長情節，融入余（叔岩）派《搜孤救孤》的經典唱段，保留經典唱腔的復古動聽。在「墨本丹青版」的《趙氏孤兒》中，演出營造一桌兩椅的質樸簡約，在舞台上引入山水丹青的悠遠寫意，實現「國畫」與「京劇」兩種藝術的跨界混搭。

京劇結他混搭演出

「京劇清音會」則以小型沙龍演唱會形式呈現，王佩瑜以演唱和解說並行，演唱余派經典曲目及各流派中的個人代表作，穿插介紹京劇老生行當、余派、十八張半、孟小冬、女老生等多方面的藝術常識和梨園掌故，演唱會包括傳統樂隊伴奏與現代結他伴奏兩個部分。

在「京劇清音會」中，現代結他伴奏部分是首次嘗試京劇與結他手鼓的跨界音樂合作，由著名音樂人梁劍峰結他伴奏，配合康加手鼓，這次合作，是王佩瑜和好友、著名音樂人梁劍峰在二〇一〇年嘗試的一種全新音樂形式，京劇歌唱在結他彈撥的映襯之下，傳遞出自然靈動、清澈悠遠的全新審美體驗。



▲新版《趙氏孤兒》定妝照 本報攝



本報攝

杭州辦波蘭電影周

【本報訊】記者王春苗杭州報導：「2012中國浙江波蘭電影周」正在杭州舉行。波蘭文化與國家遺產部副部長莫妮卡·斯莫倫、世界電影聯盟主席、波蘭電影協會主席亞采克·布羅姆斯基等世界電影界名人，日前出席了開幕式。

作爲全國「影視製作大省」，浙江省有影視節目製作機構六百六十家，總註冊資金六十二億元人民幣，電影產品創作也是量質並舉，影視基地集聚效應明顯，電影消費市場持續擴大，但同時也遇到了電影文化產業有待升級、題材多元化發展等方面的發展瓶頸。

波蘭電影周期間展映七部波蘭近年出品、風格不同的優秀影片。分別是喜劇片《上帝的小村莊》、《女大當嫁》，戰爭片《別樣威尼斯》、《戰亂天使》，劇情片《指日可待》、《遲到的勇氣》、《甜蜜燈心草》。